



曠達背後

——從比較阮籍與嵇康看
魏晉玄學愛好自然對仕人的覺醒意義
羅璧如

導言

「流泳蘭池，和聲激朗。
操縵清商，遊心大象。
傾味修身，惠音遺響。
鍾期不存，我志誰賞！」

——《酒會詩》七首之四

「夫清虛寥廓，則神物來集；飄遙恍惚，則洞幽貫冥；冰心玉質，則激潔思存；恬淡無欲，則泰志適情。伊衷慮之適好兮，又焉處而靡逞？」

——《清思賦》節錄

上所引的兩首詩中意景瀟灑運逸，訴說著詩人渴望怡然自得的生活，字裡行間充滿了閒適的情趣。前者寄情花草酒意，有「酒不醉人人自醉」的風雅。後者字字如冰雹般清虛明晰，恬淡無求，以多個「則」字貫穿，行文輕快俐落，於人泰然豁達的感覺。然而無獨有偶，以上所引的詩和賦文竟也是來誕生於動盪不堪，戰火連綿的魏晉時代。自東漢末年以來，經黨錮之禍，黃巾之亂，政治已漸走向混亂失控的地步，繼之以三國戰亂，曹氏嗜殺，篡奪相仍，政局甚不穩定。門閥制度時代的開始同時帶動了對文人讀書人在政治，生活模式上，信念上，社會責任上與個人精神狀態上的考驗，甚至為顛覆。大批大批的士人如陸機，郭璞

和潘嶽等相繼被捲入政治鬥爭中且一一命喪黃泉。正正因為這個時代為我國歷史上最分裂不堪，百姓顛沛流離的大時代，背負了「獨專儒術」良久的仕人開始對傳統禮制所規定的那些限制，禮教與相符有的哲學概念作出批判。

阮籍(210~263)，三國魏詩人。字嗣宗。陳留尉氏(今屬河南)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兒子。曾任步兵校尉，世稱阮步兵。阮籍是三國時魏國的名士，一位有名的文學家和思想家。阮籍先是在魏國元老重臣太尉蔣濟的幕府中任尚書郎，後來曹爽輔政，又召阮籍為參軍。比嵇康大十三歲。嵇康(223——262年或者224——263年)字叔夜，本姓奚，譙國銍縣(今安徽濉溪)人，後娶曹操孫女長樂亭主為妻，在曹氏當權的時候，做過中散大夫的官職。

一對好友，擁有截然不同的身世與地位，本來風馬牛不相及的人，面對共同的國勢國難，卻擁有對動盪年華的憤慨，與對「名教」封建腐敗的陋習而蔑視的膽量。在峰峰炊煙裡，以超然和具有前瞻性的目光挑戰儒學的權威，帶領士人走出另一條高潔大道。能在面對家國破亡時，創造出具有豐富玄學味道，而又與當時政治情況帶有反抗性與覺醒的文學，加上在云云文壇中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創造出絕等佳作的士人，非阮籍與嵇康二人莫屬。

「魏晉名士」、「魏晉風度」、「魏晉風流」¹等等的名詞便油然而生了。一群擁有共同的理想、興趣和人生追求的士人便開創了以隱逸灑落的「玄學」為依歸的魏晉玄言文學。而其中以「竹林七賢」其高逸清遠的品格與文學貢獻最為人津津樂道。而阮籍和嵇康作為其中的表表者，且為「正始文學」的始創人，使他們不僅名譽當時，而且影響至今，成為後人追思道家思想事蹟所景仰的對象。然而，學者們，先驅們都大多把側重點投射在二人對文學發展和歷史進程上的建樹為主，對研究其在反思影響久遠的儒家思想，和對儒家所提倡的士人精神所作的自我覺醒作用卻較為零落。本文著力從「個人層面」與「社會責任的承擔」兩

個角度層層遞進，由內至外地探討玄學對士人的影響，並且透過比較阮籍和嵇康的作品和事蹟，對玄學派文學重新定位。目標在於既能瞭解當時士人的心態，學會欣賞其對文學與精神哲學上的貢獻，也透過懷古諷今，重新探索莘莘學子在這個知識與信仰日新月異的年代對文學的態度和對生命應有的覺醒，望能與各位同袍共勉之。

一·自我的審視——從欲望觀的差異看士人精神的反思

儒家巨著《禮記·大學》有云：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²

這種先修身，齊家，治國而最終目的為的是平天下的儒家自我監測概念，自先秦時代開始就深深影響著萬千士人讀書為人的態度。也是因為士人每一言一步也是肩負著家國社稷的使命，其所行的行徑與士人當時面對的政治局勢和民生情況就大大影響著他是否堅守信念。

對於生在亂世的魏晉時代，生不逢時計程車人們空有一腔熱血與才幹，卻對暴君爆政極盡不滿，而選擇隱居於上林便成為士人們崔之若慕的路向。其實這種寧靜的抗議與儒家的教誨正是相配：

「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始，則默不如語。」《晉書·袁宏傳》³

然而，能在歸隱這個表面行為上，同時在心靈精神上作出積極性的歸隱，不同流行動上的汗而能在自我的精神上更追求完美，玄學的興起不無道理。魏晉六朝是一個對士人在行為與心志極度不平衡的歷史時代。⁴而玄學的發展正好為這群鬱鬱不得志的士人提供打破不平枷鎖的途徑與方法。曹魏年間的政治以分權式的形式取代了一族一姓的大統政治，也有助當時思想發展罕有

地傾向於不完全順從儒家學說。玄學並沒有徹底的反儒倒孔，卻是以一種包容的態度慢慢從士人的個人取向開始，疏離儒學的影響。而要分析阮籍與嵇康對儒學自覺的路，從他們如何自處出發便最清晰不過。以下會從兩人對個人欲望的看法，初探其對儒家學說中的「學而優則仕」的觀念進行反思。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莊子·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莊子·雜篇》的〈庚桑楚〉全篇涉及許多莊子對人生應抱有的哲學態度，有討論順應自然倡導無為的，有討論認知的困難和是非難以認定的，但多數段落還是在討論養生。雖然二人同傾向老莊之說，在行為上卻有著兩個不同的層次。在此謹以酒色於音樂兩大玩樂種類進行比較。

首先，嵇康所厲行的是老子注中的：「抱樸無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的寡欲取向。他對欲望的看法主要有二。首先，⁵嵇康認為要造隱逸者，必需對榮華和酒色這兩大欲望介除。他在《答難養生論》裡提到：

「以大和為至樂，則榮華不足顧也；以恬詹為至味，則酒色不足歛也。」

失去了詩人們賴以大發詩興的來源，嵇康卻從未感可惜。他在《答難養生論》裡也表示「世之難得者」並非榮耀酒色此等風花雪月的玩意，而在於「意足」⁶。意足，則甚麼也足；意不足，即令養以天下，猶感不足。嵇康以精神世界的滿足取替物質世界的盲目追求。其中甚富有消極的玄學自然觀，深受老子「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的「無為」思想影響。同時，嵇康亦把「樂」分作內外兩種。所謂「外樂」，皆是世俗之樂，人鬼殊途同歸，最終也會樂極生悲，途勞無功。反之，道德之樂的內樂即能使人心造到心無是非，成為了真君子，淡薄寂靜也心安。

「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為美；言小人則以匿情

為非，以違道為闕。」《釋私論節錄》⁷

然而，其好友阮籍卻比他來得更灑脫曠達。他對欲並沒有壓抑之意，反之以任性放浪的態度，對世間萬物都從欲從心，把儒家禮教克己之說拋之腦後。其中尤以《大人先生傳》述說了自己因司馬氏時刻注視著他，讓他不能隱而轉向追求精神上的超脫的胸懷：

「昔者天地開闢，萬物並生。大者恬其性，細者靜其形。陰藏其氣，陽發其精，害無所避，利無所爭。放之不失，收之不盈；亡不為夭，存不為壽。福無所得，禍無所咎；各從其命，以度相守。明者不以智勝，闇者不以愚敗，弱者不以迫畏，強者不以力盡。蓋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保身修性，不違其紀。」《大人先生傳》⁸節錄

雖然縱情酒色表面上為逃避問題的方法，不乏頹廢之嫌，可是能排解不平之苦悶之氣於寄情享樂乃人之常情。加上酒氣也令詩人詠懷思緒興起，作下曠古厲今的《詠懷詩》，實為抒發幽思的積極方法：

「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遊府內，朝宴必與焉。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辭。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為時所重。」《晉書·阮籍》⁹

同時，阮籍「從欲論」與嵇康「寡欲論」¹⁰的分野還可以從兩人對音樂和美學的欲望觀而得之端倪。

兩人身為當朝著名的名士，對音樂皆有精闢的見解。然而同受老莊之風薰維的他們對音樂之見也大相敬亭。嵇康就音樂審美學說著有對魏晉當代回鄉甚大的《聲無哀樂論》，他指出音樂本身與聲音無異，本省本無哀樂之分，否定儒家「聲音起教化的作用」，但是他對其能有「移風易俗」的社會功能並不反對，只使這些反應的感覺都是聆聽人對音樂反映的主觀情緒而已：

「此皆俗儒妄記，欲神其事而迫為耳，欲令天下惑聲音之

道，不言理以盡此，而推使神妙難知，恨不遇奇聽於當時，慕古人而自歎，斯所口大罔後生也。」《聲無哀樂論》節錄¹¹

同時，他也認為「聲」與人之「心」本無關聯¹²，而聲音以平和的聲調為本體，即屬道體，故應屬道乃自然無為之說：

「聲音以平和為體，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為主，應感而發。然則聲之與心，殊塗異軌，不相經緯，焉得染太和于歡戚，綴虛名於哀樂哉？」《聲無哀樂論》節錄¹³

正如上文提到嵇康對酒視作「外欲」，音樂也同樣本為中性的。這種把聲音本原置於玄學高地之下，以無為之心看待音樂，也反映了嵇康對欲望徹底掉棄的態度，孑然一身的高傲氣骨。

反之，從欲如流的阮籍是「嗜酒能嘯，善彈琴」¹⁴的雅士，他雖然大致上對音樂同看待為自然之物，可是他更把音樂與道家之說相連起來，表示越無名無相的道，易簡平淡的音樂為樂之本原：

「乾坤易簡，故雅樂不煩。道德平淡，故無聲無味。不煩則陰陽自通，無味則百物自樂。日遷善成化而不自知，風俗移易而同於是樂。此自然之道，樂之所始也。」《樂論》節錄¹⁵

故音樂在於說道，目的是為了讓聽者明瞭天地之道。故為人更應種情欲享樂中，閒時弄琴為樂，不但可以排解鬱悶，最重要海事能從沉醉於每一遍的音律中，領略道家超然擴大之道：

「樂謂之善，哀謂之傷，吾為哀傷，非為善樂也。」以此言之，絲竹不必為樂，歌詠不必為善也，故墨子之非樂也。悲夫以哀為樂者，胡疵玄眈哀不變，故願為黔首。李斯隨哀不返，故思逐狡兔。」《樂論》節錄¹⁶

儒家學人普遍認為繁一切萬物皆具有教化的作用。而「樂」更與「禮」有著唇亡齒寒的關係，而禮樂之言的目的除了為修個人之身心¹⁷，更重要是為著宗法制度服務，使君臣和睦，社會和諧。「禮」與「樂」在中國傳統社會的確起了不少定基礎，穩大

局的汗馬功勞。然而，當禮教被俗世濫用揮霍到失卻了原來的意義，而淪為繁文縟節的多餘行為和儀式，或是在亂世中被紛亂的政治所荼毒為失卻原本美態的音樂，那麼阮籍與嵇康的音樂論就為蒙在鼓裡的儒家學子來個當頭棒喝，並發揮自我反省的作用。

從二人對自我欲望與世俗中欲望的重新審視和定位，玄學的興起不但為失意的士人帶來精神上的逃離和喘息地，更為傳統儒家所描述的士人精神作了根本性的反省。隱士雖不是始於魏晉時期，但魏晉隱逸之風大盛，為後世不論遇到仕途殘談，對政治失望，對民間疾苦表露不平等不如意的仕人們提供了「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¹⁸的隱士高潔選擇最佳引證。為往後的仕風定下了頗堪參考的指引與鼓勵。

二·不平則棄——玄學士人對儒家在社會倫理禮法制度的揭示與曝露

對阮籍與嵇康個人心靈與生活態度進行過初探後，我們可以瞭解到二人雖然抱有共同興趣與志向，卻壓根底便有著對事物截然不同的表現。而比起個人喜好而言，隱士仕人最大的區別還是要看他如何對「志」與「名」的追求。前北京大學副校長，著名歷史學家季羨林曾說：「然『貴志』，『求名』，必然為志，名所累，必然『惡彼而好我，自是而非人，忿激以爭求』。」¹⁹在魏晉時代這個政治環境惡劣的時勢，他們的偉大思想與期盼是否真的能在言行上兌現呢？而他們不同的取向又如何對儒家思想中「學而優則仕」的思想作出反思及衝擊呢？在此，謹以兩人在「行」——政治上的選擇和「言」——詩歌的作風進行探討，瞭解這兩位玄學巨人的外在表現與取向。

出身的背景不同與態度的差異，使他們的政治路途南轅北轍。嵇康家族「本性奚，其先避怨，徒上虞，移礁國銜懸。以出自會稽。取國一支，音同本奚焉。」²⁰父親為督軍糧治書侍御史，可以說是書香世家，身份顯赫。然而父親早逝，自小由母親

撫養成長。因此，他與一叢士人一樣也是深受儒家思想薰陶，通達儒家之道的。後來娶魏武帝子沛穆王林的孫女長樂亭主為妻，在曹氏當權的時候，做過中散大夫的官職。後司馬昭想拉攏嵇康，但嵇康傾向皇室，故堅拒司馬氏。²¹

由於有宗親的關連，偏頗是理所當然的。而他的名作《與山巨源絕交書》也明確地反映其心跡：

「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並以為別。」²²《與山巨源絕交書》節錄

可見他堅拒出仕的決心，和其大膽敢言的作風。往後，他還寫了很多表達自己對紛亂之世拚棄的立場，如《太師箴》和《管蔡論》等等都有強烈的反諷批評意味。

然而，嵇康的立場比較明顯剛烈，阮籍的則較為之隱晦。阮籍乃名父之子，其婚姻與家勢與曹氏無直接關連。加上他對老莊出世，隱逸于山林的作風早感嚮往，故常裝傻佯狂，以較隱晦的行為以作自保。而在其作品方面，雖也有機諷之味，卻未有明刀明槍的攻擊，而是借表達內心感懷暗示政治的色彩。例如有八十二首《詠懷詩》與《大人先生傳》都是繪炙人口的經典。

雖然二人作風有異，但也表現了我行我素，高潔自重的志氣，敢站於盲目的「集體意識」之前傲視世俗眼光，這種前瞻性對傳統的儒家學人起了重大的衝擊，作了最深刻的覺醒。雖然這樣使他們聲鳴大噪以致未可盡過「真隱士」的生活和招徠殺身之禍，但其社會性和對禮法制度的揭示為魏晉，甚至歷史的角度上也十分有研究價值。

結論：

自然除了可以詮釋為大自然，更可以表達終於自我本性，順應自然之律而行的氣道。「自我」價值的萌生令士人制度更成熟和完善。而玄學就正可以服務了士人們矛盾忐忑之心，對人生的

「真」與「美」作出了史無前例的定位。而在文學發展的歷史巨輪裡，魏晉玄學的興起也帶領了士人從個人與主觀的新思維作出發點，為中國文學開創了一條「個性化」的康莊大道。

註 釋

- 1 玄意幽遠——魏晉玄學風度，戴燕著，P.1-4，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1994年一月初版
- 2 先秦七子思想研究。孔子思想研究，童書業著，童教英增訂，中華書局出版發行，2006年11月第1版，P.37
- 3 權力宰製理性——士人，傳統政治文化與中國社會，葛荃著，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11月第一版，P.183-184
- 4 魏晉六朝文學與玄學思想·緒論，袁鋒著，三秦出版社，西北工業大學印製，1995年12月第1版，P.1-4
- 5 魏晉玄學探微，趙書廉著，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1992年12月第一版，P.110
- 6 魏晉玄學探微，趙書廉著，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1992年12月第一版，P.111-112
- 7 純美生命的人格建構——嵇康《釋私論》探微，皮元珍著，廣東社會科學，編輯部郵箱 2001年 06期
- 8 從《大人先生傳》看阮籍的心靈之路，朱敏芳著，和田師範專科學校學報，編輯部郵箱 2008年 01期 期刊榮譽：ASPT來源刊 CJFD收錄刊
- 9 晉魏玄言文學思潮研究——以玄學與文學之間的交涉未主題·第三章：正始玄風與玄言文學思潮——玄學與文學之間的交涉階段，研究生：崔世崙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年六月
- 10 魏晉玄學探微，趙書廉著，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1992年12月第一版，P.111-113
- 11 嵇康《聲無哀樂論》，取自網站：<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655267/>
- 12 魏晉玄學和文學，孔繁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1978年12月第1次印版，P.87-102
- 13 嵇康《聲無哀樂論》，取自網站：<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655267/>

- 14 《晉書·阮籍傳》
- 15 樂論，阮籍著，取自網站<http://www.wenhuacn.com/guoyue/article.asp?classid=57&articleid=2437>
- 16 樂論，阮籍著，取自網站<http://www.wenhuacn.com/guoyue/article.asp?classid=57&articleid=2437>
- 17 先秦七子思想研究，孔子思想研究，童書業著，童教英增訂，中華書局出版發行，2006年11月第1版，P.27-36
- 18 仕與隱，王德保著，華文出版社，1997年2月第一版，P.186-200，節錄自陶潛《感士不遇賦》
- 19 玄學與長江文化，馬良懷，徐華著，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P.274
- 20 世說新語·德行，「王戎雲」條注引王隱《晉書》
- 21 魏晉詩人與政治，景蜀慧著，中華書局出版，2007年10月北京第一版，P.114-118
- 22 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中華書局香港分部出版，1986年三月版，P.210-212